

国壶

徐 风 / 著

壶系家

弘道养正

道器对垒

风月乾坤



013039094

I247.57
2566

圆壹

徐风 / 著



作家出版社



北航

C1648123

I247.57
256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壶 / 徐风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 4

(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

ISBN 978-7-5063-6880-3

I. ①国…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3658 号

国 壶

作 者: 徐 风

插 图: 朱沛然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曹全弘

责任印制: 李卫东 李大庆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80 千

印张: 23.5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6880-3

定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徐风 国家一级作家。紫砂文化学者。现居陶都宜兴。

已著长篇小说4部，长篇传记2部，长篇散文1部。小说集、散文集各3部。影视剧文学剧本3部，共计400万字。

多次获得全国、省级文学奖。



陈凤

第十章

袁樸生一直想跟古子櫻好好談。古人說君子坦蕩，小人戚。有些事情若不講開去，心里總是不踏實。但古子櫻似乎總在回避他。一方面還是對他百般殷勤，照顧入微。另一方面却總是不給袁樸生想交心的機會。他總是忙，应酬多，常喝得烂醉回來。而美智子终于在一天午後

主要人物关系表

袁朴生——古蜀街壶王，早年赴日本教授壶艺。中年以后性情改变。晚年变态。

阿多——莫水蓉之子，自幼在袁朴生家帮工，后被袁收为徒弟。成为第二代壶王。

莫水蓉——“雪琴班”台柱花旦，袁朴生之情人。阿多的生母。

碧云——袁朴生之爱女，阿多之妻。最后为保全阿多名誉自殁。

西门寿——紫砂花器壶王，袁朴生的对手。

武小够——窑场烧窑工，乡村教父式人物，嗜酒如命。其经历贯穿两代壶王之间。

陶半坡——前清进士，古蜀街隐士，金石书法俱佳，擅长设计壶样。

邵仙坤——古蜀街东坡书院掌门人。

舒贤梅——古蜀街前清秀才，舒莹之祖父。

田本鹤——古蜀街保长，袁朴生之岳父。伪善、善用心计、歹毒之人。

月桂——袁朴生之妻。自私、刻薄之人。坚决不接受阿多。后与阿多和好。

袁宝——袁朴生之子，碧云之兄。从小游手好闲，被母亲惯坏。败家子。后死于战乱。

第一部

东洋记

(光绪十九年)

第一章

秋月。一个温煦而暖融的清晨。紫砂壶手袁朴生终于从躺了一个多月的病榻上站了起来，这天的阳光真好，伸手一攥，金亮亮的，仿佛有稻穗的香气。在湿润的江南，秋天总是阴雨绵绵，这样爽朗的天气，极为难得。给他治病的古子樱郎中高兴极了，他特意给袁朴生带来一罐自己配煮的六君子汤，要他分三次服用，自己则用一把朱泥仿鼓壶，泡了一开阳羡红茶，说要好好庆贺一番。

袁朴生得的是伤寒症。本地人俗称“湿瘟”病。从这一年的早春开始，一种恐怖的瘟疫的幽灵，在江南乡村徘徊、蔓延。毙命者何止成千上万。古蜀街的紫砂窑场上，几乎每天都有暴死的壶手或窑工，被草席包裹着，抬到野外的坟地去深埋土葬。袁朴生年轻，体格健壮。开始他总是抢着去抬那些死去的工友的尸体。有一天他从埋葬工友的野外坟地回来，突然头昏脑涨、上吐下泻，人就软绵绵地倒下了。古蜀街上只有一家世济药房，店主虞世济郎中，四代家传，在古蜀街一带颇有口碑。但虞郎中即便日夜不眠连轴转，也无法应付每天在蔓延的疫情。这时候便有一个名叫古子樱的外乡人出现了。此人面白无须，说话细声慢气，操一口拗口的南腔北调，起先人们只知道他是个牙医，小门小户的，就在镇子北街葛家窑的边上。他给人拔牙、镶牙，成天笑呵呵，医道也还不错，尤其是收费很低，比起世济药房来，那真是便宜得紧。若是给做紫砂壶的壶手看病，大凡他看中的，分文不取，给把壶就行。久而久之，有些



徐風先生著作
「圖畫」插圖

朱坤然

壶手上这里来看牙病，手里总是提着一篮子壶，让古先生挑。平时他背着个药箱，在龙窑附近转悠，看到壶艺精到的壶手，就会停下来与其攀谈。有时还拿出个本子记些什么。在窑场的壶手中，他最看重的人，就是袁朴生。

先前袁朴生让古子樱镶过一颗牙。他第一次跨进古子樱的诊所，就感到此人古道热肠、见识颇广。说壶论道起来，常常妙语连珠，与他倒是十分契合。其实袁朴生跟世济药房的虞郎中交情也不薄，古蜀街上的人都知道，虞郎中也是个铁杆壶迷，平日与袁朴生多有切磋。但相比之下，古先生更让他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而古子樱待他，则一见如故，仿佛一个失散多年的知己朋友。究其根本，大约也还是壶的缘故。古蜀街紫砂窑场上，壶手成百上千，退而其次者，做粗陶的如缸、瓮、盆、罐、碗、钵之类的工手，则不计其数。一个壶手要在这庞大的群体里脱颖而出，进入收藏级别，殊为不易。太多的艺人其实就是个匠人，大家依葫芦画瓢样，混口饭吃而已。袁朴生年少而不气盛，出手却是不凡。两年前，他的一把莲子牛盖壶，就卖了二两银子，这在紫砂壶界非常轰动。其时普通的壶手，一把壶充其量几十枚铜板而已。那把莲子牛盖壶的买主，乃是隐居于古蜀街的前清进士陶半坡先生。陶先生号称隐园老人，早年官至从六品，中年弃仕归田，朝野皆高看他几分。他性情孤傲而清高；是那种大隐隐于市的半仙之人，据说他字画俱佳而惜墨如金，且偏爱紫砂古壶，常叹今人所制，皆大路行货，不可与古人比肩。在壶手遍地的古蜀街，但凡能让陶先生看中一把壶，那壶手就等于鲤鱼跳龙门了。有一日陶先生难得地在窑场上走动，恰巧葛家龙窑开窑，陶先生在陶器堆里看了半天，轻叹一口气，转身欲走时，突然眼睛一亮，他在一把莲子牛盖壶跟前站住了。一旁的烧窑师傅武小够看了一眼壶底的印款，赶紧把袁朴生叫来，说壶就是这位年

轻人做的。陶先生看了他一眼，笑了一笑，说这壶我买下了。家僮就盘出二两银子，扔在袁朴生脚下。

要说出名，袁朴生从那时起就算出名了。

古子樱告诉袁朴生，几年前他在上海落脚，朋友邀他喝茶，见到一把柱础壶，神气清明地站在面前，让人宝爱不已。朋友告诉他，壶手名叫袁朴生，此人前途无量。之后许多日子，那把壶老是在眼前晃荡，因了那把壶，他就奔江南古蜀街来了。

袁朴生刚病倒时，亏得虞郎中及时赶到。当即配制桂枝汤与生姜泻心汤，让袁朴生轮番服用，然却见效甚微。眼见得他面如土色、终日昏迷，且高烧不退、呕吐不止。窑场上的人断言，用不了三天，袁朴生就得“翘辫子”（本地土语，断命之意）。之后两日，虞郎中用尽了看家本事，累得筋疲力尽，加上病人又多，慢慢也有了放弃的意思。窑工武小够看在眼里，心有不甘。他平时跟袁朴生交情甚笃，私下里找到古子樱，求他无论如何要把死马当活马医。他知道这个牙医其实还能看别的病。古子樱说，其实他已经知道袁师傅得病了，心里非常着急，碍于医家的行规，他不能跟虞郎中抢病人。武小够拍着胸脯说，你看你的病，有什么事我兜着。武小够是窑场上出了名的酒鬼，人很仗义。他四十出头了还是个光棍，而袁朴生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索性他就把袁朴生驮到了自己的窑头小屋里，让古子樱悄悄地上他家来给袁朴生治病。据后来武小够对窑场上的弟兄们讲，那古子樱起先并没有像虞郎中那样给他猛灌什么汤，而是用一把白色的药丸（后来才知道那是西药），让他连出了几身透汗。给袁朴生看病的时候，古子樱不喜欢旁边有人看着，于是武小够卷起铺盖住到了窑上。后来武小够才知道，古子樱是怕他被传染。到了第五日，袁朴生的眼睛能睁开看东西了。古子樱反而更加紧张起来，他交给武小够二两纹银和一个封好的信袋，

要他速去上海胡庆余堂买药。说，袁师傅的性命能否保住，就看能不能取到这种药了。现今得伤寒病的人太多，这种药非常稀缺而金贵。武小够带着一壶酒，乘顺风快船，连夜渡过东太湖，在姑苏城外登岸后，撒开一双烂脚，昼夜不歇赶到上海，他不识字，一路打听到了胡庆余堂，把那信袋原封不动地呈到高高的柜台上，细皮白肉的伙计拆开看了一眼就摇头，说这药早断货了。武小够喷着酒气，跷起一只血肉模糊的烂脚，说，你也不看看老子的脚，就是把箱底掏空，你也不能让老子空手回去！

武小够离开胡庆余堂的时候，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囊中装着古子樱急等的救命之药。他刚跟伙计拌了两句嘴，药房老板胡先生从里边出来了。一摇一摆的，手里端着一把包浆铮亮的紫砂石瓢壶。武小够朝壶瞥了一眼，心里暗暗一喜，那石瓢壶远远看去有些眼熟，像是袁朴生所制。没错，是袁朴生的。武小够对袁壶太熟悉了，那种气息、精神，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当他说出袁朴生的名字，事情就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折。一听是袁师傅得了伤寒，胡先生也着急起来。治伤寒的进口西药，药房里的确缺货不假，最后胡先生是从自己家里拿来了备用的药物。救袁师傅要紧，路上可不能耽误啊。胡先生反复叮咛着。武小够高高兴兴地给胡先生作揖打躬，撒开两条罗圈腿，一瘸一拐地踏上归途。

袁朴生的命终于保下来了。古蜀街上的人说，袁朴生壶做得好，命也大，只怕是他前世修来的造化了。由此，人们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名叫古子樱的外乡佬。这个平时不声不响的古某人不但会拔牙，还会治湿瘟病。而虞郎中的金字招牌，无疑在古蜀街上打了折扣。当更多的湿瘟病人像蝗虫一样挤到古子樱门楣低矮的诊所里时，古子樱突然宣布，从此他将金盆洗手，改行拜袁朴生为师，学做紫砂壶了。

此话一出，在古蜀街上可是震动不小。本地的三教九流中，制壶的艺人再怎么牛，也只能算是短衣帮，充其量中下等活计。而看病的郎中可是穿长衫的，从古至今皆称先生的呢。一个“先生”级别的人怎么可能去学紫砂手艺呢？更何况，那么多奄奄一息的病人正等着他救命呢。

后来人们知道了，古子樱给袁朴生看病，得罪了世济药房的虞郎中。据说古子樱还专门去虞郎中家道歉，还送给虞郎中一张至关重要的药方。虞郎中据说并不买账，把那张药方当着古子樱的面就给撕了。虞郎中家的狗，并不要主人叫唤，扑腾一下，把古子樱的裤子也咬破了。古子樱没奈何，又拿出一把袁朴生的壶，虞郎中一见袁壶，就什么话也不说了，当即与古子樱握手言和。

那个阳光温煦的清晨记录了袁朴生从病床上站起来后歪歪斜斜的身影。面对自己的救命恩人，袁朴生一时语塞。和古子樱一样，他也不是本地人，在古蜀街上举目无亲。老家在无锡乡下，父母皆已亡故。早年舅舅在乡下教塾馆，免他学费，七岁顽童就能背下《三字经》之类，且能写一笔说得过去的毛笔字。十五岁到上海混生活，在一家古玩行里给做仿古紫砂壶的师傅打下手。袁朴生过目不忘，用眼睛偷得一手壶艺。后来那师傅得病死了，临终前指点他，若要真想做壶，就得到江南古蜀街去。他就奔古蜀街而来了。

这一晃就是八年。

袁朴生干活出手好，做出的壶往那里一站，总是让人眼前一亮。江南一带的壶商和藏家们，便慢慢注意到他了。一个外乡人，在古蜀街这样藏龙卧虎的地方，要站住脚跟非常不易。辰光久了，朋友也渐渐多起来，袁朴生的名字常常被一些人挂在嘴上。他为人又爽利，壶卖了钱，常常备下些猪头肉、猪尾巴之类的下酒小菜，请窑场上的工友酌聚。可是，在袁朴生有限的阅历里，他真的不知道应

该怎样感谢眼前这位救他一命的白面郎中。一场死去活来的大病，让他终于知道了性命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在温暖的阳光地里，他感觉那个叫性命的东西正被他紧紧攥在手里。他不会让它滑走。他的脸色还有些苍白，但由于激动，血液涌上了脑门，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烁。

那就做一把好壶送我吧。虞郎中那里，我可是赔了一把好壶啊。古子樱笑呵呵地对他说。

袁朴生深深地点头。紫砂艺人只有一双手，心里只有一把壶。古蜀街上，壶又是个比河水还贱的东西。虽然，袁朴生一把壶曾经卖得二两银子，但谁都知道，那是陶半坡先生一时高兴，他也就是让自己，也让被看中的壶手高兴一下而已。壶，不就是个紫砂泥做成的茶器吗？

先生的救命之恩，岂是一把壶能装得下的？袁朴生说。

古人说一壶千金哪！古子樱捧起茶壶美美地品了一口。

可是，接下来，古子樱放下茶壶，说出一句让袁朴生大吃一惊的话来，他要跟袁朴生学做壶。

原本是袁朴生应该给古子樱磕头的。可是，古子樱没等袁朴生把感激的话说完，自己却一头拜倒在袁朴生的面前，叫了一声师傅。

这怎么可以呢？袁朴生的膝盖也不由得弯下来了。

古子樱扶起袁朴生，语气恳切地说，遥想当年，先辈陈曼生，官至七品县令，多次微服私访到古蜀街，结交壶手、切磋壶艺，笔墨与砂壶辉映，留下诸多传世宝壶，他的英名让天下贤士莫不崇拜；吾辈区区一介民间庸医，何足道哉？今生子樱能拜您为师，足矣，足矣！

第二章

古蜀街方圆十里地，南北两条街，背靠蜀山而得风气之先。蜀山原名独山，山势无险而平中见奇。传宋元丰八年，苏东坡来此游历，观独山而久久不语，临走时留下一句“此山似蜀”，当地人膜拜得紧，遂将独山改为蜀山。北街的尽头，便是东坡书院。有坡公坐像、讲堂，“东坡买田处”的匾额乃是历代县令所题，按年代排列，显出珍贵。街市沿蠡河弯弯曲曲，水流自天目山余脉而来，由一百多条山溪蜿蜒汇聚，到了蜀山脚下，水势变得平缓、清澈。陶器的集散、交易，多半在河岸及船上进行，从早至晚，货船如梭、市声鼎沸。沿河的茶馆酒肆、旗帜招摇；粮行杂货、店铺密集，尤其是茶馆，一条街上竟有六七家之多。自古茶不离壶，此地离顾渚山不远，传说那茶圣陆羽，当年曾在山中修炼，写下《茶经》传世至今。顾渚山“阳羨雪芽”茶自唐代闻名，敬献天子而悦龙颜，得以忝列贡茶。茶乡壶地，喝茶乃是当地人最低的消遣，即便是乡下的农人，也断不了每日早晨去茶馆喝一壶茶，提一把精神。南街是紫砂古街，建筑有明代遗风，苍朴而幽深狭长。青石皮铺就的街巷深处，挨挨挤挤着陶罐垒砌的民居，壶手和窑工们的生计与繁衍，大抵在此进行。每户门前屋后，摆满各式紫砂陶坯。从清晨到傍晚，河雾水汽弥漫，伴随每家每户捶泥打坯的声响，升腾旷远。南街的尽头连着窑场，隔河与北街相望，窑主们多在南街有自己的门市，他们在这里收坯、加工，然后运至不远山坡上的龙窑里烧成。那山